

我的灶演义

□ 庞 白

在我看来，厨房是家庭建设中一项甚至比卧室更具竞争力的设施。

人可以倒在地板上睡觉，但是不可以不吃饭。人睡在地板上最多感觉地板有些硬，睡久了无非有可能得风湿病罢了，但是如果几天不吃不喝，将是什么后果，想必大家心知肚明。所以，现在在经济条件的家庭，一般都会像比赛一样，把厨房弄得宽敞、明亮、整齐、功能齐全。这是有道理而且理应如此的，不是吗？

所谓食色，性也。说的就是这事，但是厨房容易被熟视无睹。

每天一觉醒来，爬起床，擦擦眼睛抢险一样赶去上班，下班回来后已满身劳累，吃了饭，躺在沙发上，一不留神，呼噜呼噜就睡着了。除了躺在沙发上偶尔看看那些红男绿女在电视机里来来往往打闹调笑外，几乎没有太多时间注意室内其他东西了，经常会忘记厨房是一个享受美食的地方了。即使偶尔因肚子饿，也会走进厨房，找些东西填肚子，但是找到了出来之后，往往很快就忘记了刚才进去过厨房。厨房就像阳台一样，有时也会去抽根烟，顺便望一望外面，但很快又转身返回客厅里。

这其实要怪也只能怪自己，不怪厨房。大部分家庭，尤其是住宅小区套间的厨房，一般设计得跟客厅没有太大差别，都窗明几净，即使里面摆有燃器具和洗菜盘之类，看起来怎么也不像是用来煮饭吃饭的地方。

有时想，厨房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吗？干净得躺在里面睡一觉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厨房不是这个样子，又是什么样子呢？

小时候住在外婆家，当我们在外面玩得一身泥一身土窜回家时，外婆便笑话我们：“泥公仔从灶肚里拱出来了！”

灶肚——火灰——有些脏。

印象中的厨房应跟这些连在一起。年份久远的泥灶，新砍的木柴，刚扒回来的树叶，仍然温热的火灰，或蹲或躺或搁着的食油罐、盐缸、辣椒盅，灶边一堆埋着几块怯生生长出两片嫩芽的生姜的湿沙……

外婆家的厨房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小镇



上的家当年的厨房也是这样的。

外婆家有三个厨房。一个是外公外婆使用的，另一个是小舅家的，还有一个是大舅家的。三个厨房功能大致相同，大小却大不一样。三个厨房中，大舅家的规模最大，灶长方近丈，灶前可堆柴火两三千斤。灶大锅当然不小，过年时，村里刚娶新媳妇的家要做年糕拜新年，常常会扛着柴火到大舅家里去借灶借锅蒸炊。拜新年的年糕，小的二三十斤，大的一百几十斤，寻常人家没有那么大的灶蒸。大舅家的灶是他壮年时期的代表作。大舅年轻时做泥水活，虽然年过五旬后洗手不干了，但是手艺仍在，技高手痒，于是便把自己家的灶砌得气势恢宏，功能齐全，不但有逢年过节割鸡杀猪时使用的大灶，还有平时煮饭炒菜用的小灶，甚至还有安放油盐酱醋茶的若干架子。现在想来，大舅把一串灶砌在一起，看起来就像如今整体厨房的粗胚。

和大舅家的厨房相比，我们家的厨房显得太中规中矩。两米长，一米宽，一字排开三个灶孔。一个用来架锅炒菜，一个用来架沙煲煮饭，还有一个是用来煮水、熬中药。我和弟弟上小学一二年级后开始学会使用家里的灶。放学后，我们一般会先于当老师的父母回到家。回到家，煲粥是我和弟弟每天轮流要干的活。说轮流，也不尽然，其实是一个负责淘米下锅，另一个负责搬草劈柴。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脑、电视、游戏机这些玩意，烧火煮饭也算是娱乐活动。在怎么样把火烧得更旺，怎么用有限的柴草把粥煮熟，我和弟弟有严重的分歧。他认为火苗中上部烧到锅底时最容易把粥烧熟，我固执地认为火苗中部烧在锅底粥熟得最快。这个问题，在读了中学之后，不辩自明。但是当时兄弟俩分不出对错。有对错就会有争执，吵不胜吵时，则棍棒上见高低。讲棍棒上见高低，当然也不是真打，是两个人各持一根木棍，到院子里学少林和尚练功夫时对打那样比划。那个时候刚放电影《少林寺》，我们看了五六次，电影里和尚们的对打动作倒背如流，正值少年好动且好奇，有样学样，没样也

想找个渠道出出力气。有时打得正起劲，突然就闻到了焦糊味，粥煮糊了！

炒菜的锅除了用来炒菜，我和弟弟有时也偷偷用来炒花生糖。炒花生：剥花生皮——煮糖蛟——拌花生糖。偷炒多次后，工多手熟，使我们炒花生糖的技术日益娴熟，后来竟然在街坊邻里中混到了一定的知名度，以致他们家里要做花生糖招待客人，有时会叫我们去露一手。只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堂兄对我们炒花生糖混出名堂，很不以为然，我们之间甚至为维护炒花生糖技术的尊严，还不惜翻脸，打过一场让堂兄对我们兄弟俩至今都敬畏有加的架。一天下午，父母有事去县城廉州街后，堂兄要我们帮他炒花生糖，供他和他的酒友喝酒用。我们和年长我们二十余岁的堂兄关系并不和谐，虽然说不上讨厌，但是不喜欢他老喝了酒在家里撒野吵闹，所以大家平时讲话不多。而他要我们炒花生糖，语言是命令式的，这让我们很不高兴，就推三阻四，不答应。堂兄拿来花生和糖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磨了半天，见我们俩还是不听话，生气了。他一只手抓住弟弟的头发，一只手捏着弟弟的脖子，威胁道，“炒不炒？”堂兄凶神恶煞，炒还不是炒，一下子成了大问题。记不清楚架是怎样打起来的，只记得他捧着盛花生的碟子扭头便跑，狼狈不堪窜出门时，又被门槛狠狠绊了一跤，像个被迫打的贼一样抱头鼠窜。虽然

说堂兄比我们兄弟俩的年龄加起来还大，但是面对提一把砍柴大刀的我，和提一把切菜薄刀的弟弟，两把刀子要往他身上招呼，除非是少林寺的觉远和尚，否则谁碰到这样的情况不狼狽逃窜？在街坊邻里“砍人了！”的大叫小呼中，我们把堂兄一直追赶到小镇几公里外的大云渡渡口，望着他沿着河堤越跑越远，我们也筋疲力尽了，才罢休。当然，回家后，我们俩遭父亲一场狠打自然免不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是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时用棍棒教训我们两个。若干年过去，堂兄也老了，祖父留下的偌大的一幢楼，现在只剩下他和堂嫂、侄子三个人住，稍显寂静了。逢年过节时回老家，看到堂兄忙着忙后、日渐衰老的瘦小身影，有时不禁还乐。那时他跑得怎么那么快！

灶的作用不仅仅用来煲饭煮粥，灶肚里的火灰还可以煨红薯、煨咸鱼、煨车螺……那绵长的泥土香，干爽的火灰香，深藏不露又隐隐而出的炭香，实在无法言传。当然，现在也可以在厨房用微波炉或者烤箱烤鱿鱼、面包、红薯，卫生固然卫生了，味道、感受、乐趣，却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总而言之，厨房风云，千变万化，幻变出来的结果都差不多，无非都是为嘴服务的道路上百花齐放而殊途同归罢了。而嘴的事情不正是生命的问题吗？如此说来，厨房的事情，不是简单的事情，更不是小事情。

三山姐姐

□ 蓝芷君

我认识的三山姐姐，是一位热情、爽朗、聪慧且心思细腻的年轻女性。她有着阳光下发光的乌黑亮丽的长发，颧骨上常年晕染开两抹红，双眸熠熠生辉，闪烁着真挚的善意。她的身躯健美而活力四射，她的面庞圆润而焕发神采，她的声音清越而鼓舞人心。

记得我孩提时第一次见到她，她就对我说：这里阿哥阿妹都叫我三山姐姐，依也这样叫吧。

认识她是因为我母亲也是毛南族。小学放假时，母亲没空照顾我，就把我送回老家。三山姐姐其实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表姐，她对年幼的我很有耐心，常常带着我跟在她身旁，说是做好吃的给我：将猪肉、花生仁剁碎，加沙姜粉和少许盐搅拌均匀；又把水澄澄的豆腐放入盆中抓烂如泥，加适量水薯粉和匀；最后她取一汤匙豆腐泥置于掌心，抓一团肉丸置于豆腐上，像包汤圆一样包裹起来，就做成了传统美食——豆腐圆。

吃完豆腐圆后，她带我去参观自家栽种的果树。离家不远的一亩三分地，几棵柑橘树突兀地立着。数量虽少，但棵棵长得枝繁叶茂。七八月的时节，柑橘树已经挂果了。饱满的果实垂挂在绿叶间，相互映衬煞是好看。三山姐姐说，这是她自己试着种植的沙糖橘，皮薄，肉嫩，味道可甜的哩！只是难种好，三年一熟，中途日晒雨淋夭折的不少，最后只剩下这几棵。她

还说，沙糖橘城里的人爱吃，销路好，可惜就是没得个好的方法种果养果，要是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

长大后，我很少有机会回老家，也未再见三山姐姐。直到去年看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实现整族脱贫的新闻，听到母亲和其他亲戚讨论一位叫谭婵年姑娘的事，我忽然觉得这名字有点耳熟，便问道：“谭婵年是哪个？”

母亲说：“就是三山姐姐啊！你小时候经常跟她玩的哩！现在人家可是脱贫模范，带动全村一百来号人一起种柑橘呢！”

我兴奋地向母亲要了三山姐姐的微信，浏览她这些年的动态，这才大概了解她的一些事。

2014年，三山姐姐的父亲因工致残，被辞退回乡休养。同时奶奶患病需要高额的费用。一时间，没了经济来源的三山姐姐家五口人生活入不敷出，极度窘迫。

2015年，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政府联合企业，牵头陈双村等几个贫困村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派专家下乡指导种植经济作物。调研人员仔细调查了解三山姐姐家庭的状况，将其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并给她的父亲和奶奶提供退岗补助金和医疗补贴，给她的弟弟提供教育扶持，同时也批下了她家的危房改造项目。

朋友圈里，字里行间都是欣喜万分：“政府给了我们慷慨的帮助。

我的阿婆和阿爸有补贴了！我的弟弟可以上学了！合作社搞起来了，基地建起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应该不会远了吧？”

后来，三山姐姐参加政府组织的农业技能培训。她第一次系统而科学地学习了农作物的育种、沤肥、育苗、播种等知识，也学会了利用高科技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她在惊叹之余不忘感激：“都说知识改变命运，在这个科技时代，我们也要做高素质农民，才能赶上这个好时代。我现在更加有信心种好沙糖橘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帮助！”朋友圈里她穿着工作服和培训人员一起认真学习的模样以及洋溢着幸福笑容的照片深深感染了我。

她利用政府免费提供的柑橘苗木，用补助金租用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在家门前的荒坡上种植沙糖橘。有了知识和技术的支撑，很快地，橘树连片成荫，山风吹拂下宛如漾着粼粼绿波。

三年后，硕果累累，佳果盈车，百里飘香。三山姐姐收获了财富，也收获了幸福快乐。后来她发动同村乡亲一起种植沙糖橘，教授他们种植技术。陈双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起来。

朋友圈里，她分享了无边的喜悦：“人生酸甜苦辣遍，唯有柑橘最是甜！”这三年来朋友圈中的柑橘从幼苗种植到除虫，再到长出果实的一张张照片，仿佛都在诉说她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奋斗。从淡绿微黄的小果实变成黄橙橙的像鸡蛋大小的砂糖橘，漫山的黄绿相间的颜色也在她的人生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色彩。

可惜好景不长。2020年春节，爆发新冠肺炎。到处都在封城，举国抗疫。陈双村的村民们忧心忡忡，他们担心沙糖橘当年收获后卖不出去，三年的辛劳就要打水漂。

我是不能阻止悲伤的

□ 唐璜（壮族）

夕阳，落地平线
暮色终于围拢过来了
河水，干涸
两岸终于默认了
叶子，坠下
大地终于接受了
而母亲没有了，我是不能阻止悲伤的
多想啊，此刻
雪没有扑进心里
多想啊，用眼泪拒绝眼泪
多想啊，有人还唤我乳名
轻轻的，轻轻的
像云朵慢赶着
安详的羊走下天空
然后，隐没在
越来越浓的村庄

在这个灰暗的时刻，三山姐姐鼓励大家，没关系，疫情一定会过去。然而到了十月份，疫情虽有有效控制，但沙糖橘的销路仍然是个愁不到头的事。三山姐姐也开始焦虑起来，沙糖橘是她发动大家种的，如今看着即将劳而不获，她心里很不安。某天，她看到一个大型电商平台上有农户在直播卖货。她豁然开朗，立即注册一个账号，在上面展示漫山遍野的柑橘树，灯笼似的果实点缀在片片绿叶之间，和果树下村民们淳朴而敦厚的笑颜……

十几年过去了，记忆中的三山姐姐已成长为“脱贫优秀模范人物”的谭婵年，岁月在她的面庞上镌刻出痕迹，生活将她磨砺成一位刚强、自信、坚毅、先进的新时代农民。

三山姐姐最新的一条动态是她

和独臂的父亲在山上一同栽种新一批的沙糖橘树苗，配文写到：“我曾经怀疑过平凡的自己和人生，但是现在我找到了方向。平凡的我们，靠着双手艰苦奋斗打拼出自己的幸福，本身就是一种超凡。幸福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感激这个进步的时代，我感恩这个为民服务的党，我会享受奋斗的每一天。”

我仿佛看见三山姐姐背着装满柑橘的背篓，踏着清晨草叶上的露珠，拂开山野间轻纱似的薄雾，一步步走到了山顶，她两手做喇叭状放在嘴边喊道：

“贝呀依嘞——
折一枝柳条插中堂，
豆腐圆子团团香，
阿哥阿妹穿上新衣裳，
祈愿硕果丰登，五谷飘香。
嘿哟喂——”